卓越教育 OUTSTANDING EDUCATION
AAAA级教育培训机构
一站式全科全优全能全人教育
电话:65553684 地址:气象北路263号(台州银行楼上)

【红色档案】

真实的历史原来是这样的

——采访抗战老兵、离休干部黄茂泉的题外话

王方

近日,因采访抗战老兵、离休干部黄茂泉捐助10万元特殊党费之事,记者和黄老长谈两次,获悉许多真实史料,几作燃指之思:真实的历史,原来是这样的啊!

为报仇参军

黄老是诸暨枫桥镇上京村人。他参加抗日游击队的初衷,不是什么"阶级觉悟",就是简单的四个字"报仇雪恨"——黄老并不粉饰自己。

1941年,日本飞机从诸暨县城向枫桥镇飞来,无数民房被炸,死伤近百人。"我姐夫家被炸得稀巴烂,附近多名妇女被强奸;我小姨夫被日军抓走做苦工,因反抗被枪杀;我亲兄弟被日本兵抓去做挑夫,至今下落不明,死在哪里都不知道……"说到痛处,黄老热泪盈眶:"我恨死了日本人,是他们毁了我的家园!"日本兵没来时,黄家虽然生活艰苦,但还不至于家破人亡。中国人是善于忍耐的民族,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反抗。正如台湾学者柏杨所言:只有到压迫无以复加时,才会像弹簧一样迸发出无比壮烈的反抗。这就是中国人!

1944年,我党到上京村组织抗日基干民兵队,只有17岁的黄老想也没想就报名参加了。"我家在日本人手里就有好几条人命,不报仇雪恨,还是个男儿吗?"时过72年,黄老还恨恨地对记者说。

至于后来,黄老在部队里经过党的教育,懂得了革命道理,明白了抗日并不是单单报自家的仇,而要为整个中华民族复仇!以后还要推翻国民党统治,还要建设新中国……总之,那是以后的事。

生活中有些事,尽管年代久远,但在内心留下的重量,不仅不会轻减下来,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,越发厚重!

战争是残酷的

1947年,会稽山人民抗暴游击司令部的突击队长胡朗明,在筹款过程中遭敌军埋伏牺牲,凶残的敌人把胡朗明的头割下来悬挂于众。此事一时震惊。

黄老告诉记者:胡朗明也是上京村人,抗日战争中任诸北武工队队长,1941年在执行任务时被捕,受尽酷刑,敌人甚至用假枪毙恐吓他,无效。后来被党组织设法救出。

导致久经考验的胡朗明喋血沙场,原因却是部队的给养。抗战胜利后,按国共"双十协定",新四军主力北撤,留在江南的游击队无根据地依托,给养只能靠摊派。向谁摊派呢?影视作品中常出现的穷苦人支援子弟兵,其实是小部分,大部分还是要有钱人家"出血"。当时,胡朗明向绍兴胡宅村地主、保长胡小夫摊派了500亿元(相当于现在的4万多元)。胡小夫为人小气,常常是派1000亿元,给个500亿元;派钱、米,又给钱不给米。那次,就是他怀恨告密,导致胡朗明在取款过程中遭敌埋伏。他让5个同志先走,自己留下阻敌。胡朗明虽身经百战,但因驳壳枪卡壳未打响,当时又患"打摆子"病,因此被敌人围住脱身不得。尽管如此,勇武的他还是将两个敌人打落溪坑,自己也被敌人用手电筒、枪托砸中要害牺牲。

噩耗传来,游击队员悲愤不已。黄老和几个队员夜里摸进胡宅村,把胡小夫用锄头敲死。"为什么用锄头敲?是节约子弹吗?"记者好奇地问。黄老直率地回答:"那倒不是,我们弹药是紧张,但也不差那一粒子弹!用锄头敲,主要是解恨,朗明死后头都被割下来挂起来啊……"

这就是战争!记得毛泽东曾言:革命不是请客吃饭,不是作文章,不是绘画绣花,不能那样雅致,那样从容不迫,文质彬彬,那样温良恭俭让。革命是暴动,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。

在黄老看来:战争就是"你死我活"。当下一些文艺作品热衷于表现战争中的"精神价值",消解或削弱人的动物本能,是错误的,至少是不真实的。

革命就是大浪淘沙

黄老还告诉记者:胡朗明死得轰轰烈烈,但许多烈士可能在不经意间就牺牲了,并没有像影视作品中那样感人肺腑。我排里有个战士,蛮机灵的,行军中肚子饿,就爬上杨梅树摘几个杨梅充饥,不想被敌人的瞭望哨发现,身中4枪牺牲,大家都说他死得冤。还有一个小号兵,按规定吹号应躺着吹,他个子小,站起来吹,不想军号上的红绸飘扬十分显眼,敌人集中火力打他,也牺牲了……

黄老叹息:一起参加抗日基干民兵队的有上百人,到全国解放,有的伤残,有的牺牲,有的开小差跑了,剩下的是少数。上京村和我一起参军的,有12个人,到后来,牺牲了9个,主要是山东莱芜战役和攻打上海时死的。解放后还有两个犯错误被处理……

不过在记者看来,这两个人都处理过重。一个叫胡民荣,因为讨了地主的女儿做老婆,在"唯成分论"的当时,被调离杭州市公安局。他不服,掴桌打凳骂领导,结果被开除党籍,"发配"到诸暨下面的赵家镇邮电所当了一名邮递员。还有一个叫胡锡忠,听人说他哥哥牺牲是某保长告的密,他一时火起,拔枪打死该保长。其实这个保长属于"白皮红心",明里是伪保长,暗里为我方出过力,胡锡忠哥哥牺牲的事更和他无关!闯下大祸的胡锡忠被开除党籍关了起来,刑满后在临安医药公司当个普通职工……

黄老总结道:这两个人都苦大仇深,但都没有文化。战争年代是坚决勇敢的,好不容易熬到了解放,却犯了错误,功劳没有,连苦劳也没有了,多可惜!实事求是地说,"唯成分论"是不对的,但毛主席说"一切人无不打上阶级出身的烙印"基本正确,当然也不能绝对化。我眼见耳闻,苦大仇深、大字不识的人,一般都勇敢不怕死;富裕人家出身、文化高的就有点怕苦怕死了。我当时的顶头上司、一个叫张道诚的排长,在战斗最危急的时候动摇了,想扔下队伍逃跑,被我喝住:"你跑跑看?子弹比你跑得还快!"张道诚就是一个大学生,在当时是非常稀缺的,领导培养他,一来就让他当排长,结果他还是没经受住考验,后来还是开了小差。这说明只看出身不对,只看文凭也是不对的,重在现实表现最过硬!

这真是:千淘万漉虽辛苦,吹尽狂沙始到金。

【老照片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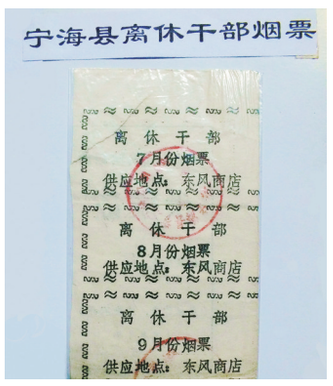
短缺年代五花八门的票证

(王任伟 摄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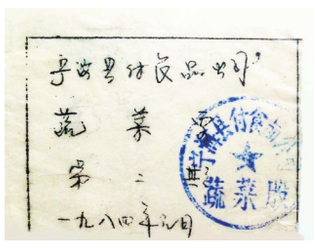
猪肉票

木器供应证

侨汇购货券



离休干部烟票



蔬菜票

柑桔票

居民肉票

黄酒票

刊头题字:杨象富

【沧桑看云】

"大队书记"始末

童铁策

60年前,中国农村实现了"人民公社化"。人民公社政社合一,行政职能相当于现在的乡镇人民政府,经济职能是管理区域范围内的集体经济。下设大队和生产队两级组织,其管辖范围相当于行政村和村民小组,同样是行政、经济一把抓,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是一把手,人称"大队书记"。

1959年3月,宁海县委遵循中央郑州会议精神,贯彻执行《关于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》,将大队调整为基本核算单位,组织生产。耕牛、农具、牲畜和部分工厂由公社下放给大队或生产队管理。大队书记中的绝大多数,都是土改中成长起来的"泥腿子"干部,有的则是退伍转业军人,少数是城市里响应党的号召回乡务农的工人、干部,后来还有一些"下放知青",多是在劳动中成长起来的生产能手。经过党的教育培养,他们逐步成长为党在农村工作中的骨干力量——大队书记,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自己的青春。

大队书记就是党的方针政策在农村基层的执行者,同时亦是带领社员群众搞好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的领导者。在那个"以粮为纲"的年代,他们大搞土地平整、大搞水利建设、创办小工厂等,为今后的农业机械化、村办企业发展,打下坚实的基础。每年的公粮、征兵、计划生育、防洪水台风,以及调解民事纠纷等,大队书记样样都管。

时至今日,这批当年翻身农民的领头雁大半已经作古,健在者也都七老八十。看到他们饱经风霜的脸庞,仰望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,总能勾起人们无尽的回忆。这是正在远去的记忆,我们可以想象很多的场景。他们听毛主席话,跟共产党走,心无旁骛。上面怎么说,下面怎么做,问题再多、困难再大也不走样。"村看村,户看户,社员看干部",他们在工作中就靠以身作则,可谓把一切献给党、一心扑在工作上。

无庸讳言,由于权力高度集中,一些大队书记或欺男霸女,或多吃多占,正所谓"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"。但公允地说:那只是少数人!

历史车轮滚滚向前,为适应农村生产力水平,党中央调整农村政策。1983年10月,宁海县全面实施农村体制改革,政社分设,公社改乡,乡以下大队改称行政村,生产队改称村民小组。至此,大队书记这一特定时代的称呼,完成了历史使命。

习总书记说得好:不能忘记走过的路,走得再远,走到再光辉的未来,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。

【有此一说】

许家山村名的来历

葛云高

宁海古代民居通名一般有"家、庄、宅、园、厂"等,这些通名在前面加姓氏,以"姓氏+通名"成为村名,带有明显的宁海特色。以"家"最为通行,其次为"庄、园、宅、厂"等,反映了宁海民众以宗族为血缘的居住特点。

许家山村名有点特别,它不是以姓氏命名的村落,也没有一户许姓人家,而以叶姓居住为多。这是怎么回事呢?

南宋末年,叶大卿父子自东仓避乱至许家山。当时蒙古、南宋联合灭了金朝,南宋想趁机收复开封、河南一带的土地。蒙古太宗窝阔台借口南宋破坏协议,向南宋发起进攻。这以后,蒙宋双方不断发生战争。

1267年,忽必烈接受南宋降将刘整的建议,先进攻南宋的门户襄阳、樊城(今湖北襄樊),然后再顺江而下攻取临安,一举灭宋。当时南宋丞相贾似道把持朝政,昏庸腐败,因与忽必烈签有割地称臣的密约,所以不派得力将领赴援,并严密封锁消息。襄阳守将吕文焕多次组织突围,但均以失败告终。兵荒马乱之时,叶大卿父子感到战乱要祸及家族,避乱到山上定居比较安全,于是从东仓迁到许家山来了。

许家山《叶氏宗谱》载:"始祖大卿公本东仓人,当元未避乱许家山,诛茅剪棘,筑室垦田。"这时南宋为度宗年间,蒙古忽必烈已是大汗,他称帝是至元八年(1271)11月,并改国号为元,忽必烈为元世祖。因此谱记"当元未避乱许家山"是正确的。

来到该地后,叶氏得知东侧地方原有一村落叫许家,许姓人家居住,其中一户人家还做过大官,眠牛山岗上的山地及竹木都是这户大官的财产,富甲一方。这户大官的道地内,有一块活石。相传此石能动,每当皇帝或大官到此上轿时,此石会升高,让皇帝或大官踩踏;皇帝或大官走了此石便下伏,与道地齐平。某天大约许姓祖上得罪了皇帝,那到许家山来了。

许家山《叶氏宗谱》载:"始祖大卿公本东仓人,当元未避乱许家山,诛茅剪棘,筑室垦田。"这时南宋为度宗年间,蒙古忽必烈已是大汗,他称帝是至元八年(1271)11月,并改国号为元,忽必烈为元世祖。因此谱记"当元未避乱许家山"是正确的。

来到该地后,叶氏得知东侧地方原有一村落叫许家,许姓人家居住,其中一户人家还做过大官,眠牛山岗上的山地及竹木都是这户大官的财产,富甲一方。这户大官的道地内,有一块活石。相传此石能动,每当皇帝或大官到此上轿时,此石会升高,让皇帝或大官踩踏;皇帝或大官走了此石便下伏,与道地齐平。某天大约许姓祖上得罪了皇帝,那皇帝在临走上轿时,狠狠地踩了活石一脚,活石从此死了,不会自动升降,许家从此衰落。后来不知什么原因,许姓人家都迁到别处去了。因原来该山是许家大官的山,就称为许家山。

叶大卿父子定居后,因住地的山是许家人的山,也不加思索,用地理实体许家山拿来作村名了。在农耕社会,这体现了人和大自然的亲近感,形象突出,别具特色。这就是许家山村名的来历。

【史海钩沉】

统管六乡的都总庙

童相兵

在雷婆头峰东南山脚下,有一个久负盛名的古庙,那便是都总庙。都总庙建于何时,又是为了纪念何人?资料很少。因此,在宁海有许多不同的说法。

最有根据、最有权威的资料便是清光绪《宁海县志》载:"都总庙在北十五里官庄,合六乡而统属之,故称都总。赵宋时敕建。咸丰八年秋九月林逆陷城,神效护佑,克复城池,张观察玉藻以护国佑民,颜其庙。"庙是古代供祀祖宗的地方,有严格的等级限制,还常用来敕封、追谥文人武士。就连古代皇帝死后都要封个庙号。

宁海老话有"各鸟各嘴甲,各庙各菩萨",是说每个庙都有管理范围,不能跨越,但是都总庙不一样。民间传说,北宋末年,康王赵构被金兵追杀,在无路可走时,忽然身边过来一匹马,康王不由分说骑上就跑。跑到海边时,马跳跃过海,把金兵远远甩掉了。当时康王吓得昏死过去,醒来一看,马早已散架,原来是一匹泥马。这就是有名的"泥马渡康王"。康王后来当了皇帝,想起泥马救自己一事,认为是神助自己。于是敕封建庙,把宋时宁海六乡的神全部汇总,由一个护国佑民的侯王来控辖。六乡包括现在的宁海全境、三门、象山、奉化,还有临海部分地域。可见这不是一般的庙,而是皇封的庙,特权很大。

清咸丰年间,林逆陷城后,林的坐骑忽然马失前蹄于双板桥头,跪地不起。林夸下海口,说如果我的马能够起来过桥,则封刀十里。而此时都总庙里的侯王爷已经怕得要命:如果这匹马不能起来,则暴徒会在这一带屠杀无辜,侯王爷的脸也从白面书生变成红色。说来也怪,此马居然起来过桥,避免了一场屠杀。庙里的侯王爷再次护国佑民,但脸色变成了红色。这就像京剧脸谱,红色代表忠勇。这就是县志记载的"颜其庙"。

都总庙历来由附近8个村管理:冠庄5村、后徐、野猪岙、笆弄头,老百姓对侯王和都总庙呵护有加。原在双板桥的都总庙地势低洼,总是遭受水灾。于是通过堪舆,把都总庙移到雷婆头山下一个叫田游螺岗的地方。田游螺岗有1人多高,20多米长,是一条斜坝,刚好挡住从蜂桶坑下来的水。因此,都总庙建于田游螺岗北,地势高,既防水且水源好。庙里有一口古井,大旱之年不干涸。这次金山小区开发,工程挖出有3支水流直冲都总庙古井。人们说,这3支水是都总庙的龙脉,小坑一挖,古井的水自然也没有了。古代人的风水学说,其实就是建筑环境的研究。

都总庙西面有一条汉驿古道从梅林岙胡、仇家翻过相见岭,从庙前穿过,再到上下金、宁海等地。这条古道,下通台温、上达甬杭,是古时的一条交通大动脉。后因建造了甬临线,这条古道才慢慢荒废。我县宋代进士舒岳祥路过相见岭曾留诗《归至相见岭喜见紫海》:"相见岭头相见少,北风吹却南翁倒。短日荒荒白草枯,颠狂乱叶如飞鸟。前峰低处紫海出,知是吾归里中道。父兄问讯今何如,只是相公言语好。"民国十六年,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与军阀周荫人部还曾在此血战。

雷婆头峰,原来是雷婆头山和帽峰山合二为一的称呼,系由潘天寿先生提出。先生作画时经常用的笔名"雷婆头峰寿者"就是出自这里,随着潘天寿的画走向世界,这座山也成了一座名山,每年到这里爬山休闲驴走的人很多。庙前有两座石拱桥,一座叫做西方桥,一座叫做东方桥,都是清代建造的。可惜,两桥在金山小区开发和甬临线扩建时被毁。

都总庙屡建屡毁。根据家谱资料,最近的一次大火是在民国十五年夏。隔年,冠庄村潘天寿的父亲潘达品和族人潘天运担任首事,与主持僧释全安邀同吉祥寺僧华盛商议修复。众人捐款捐物,很快将都总庙修起来了。修好后的都总庙规模宏大,为六乡庙宇一大观。

后来,都总庙再次失火。庙里的文良师傅,是一位杂务僧,某日生了盆火捉虱烧,不想睡着了。后来火把衣服烧着,把都总庙也吞噬了。民国三十六年,附近村民再次修复都总庙,现笆弄头村主任潘相庆的爷爷潘朝忠捐树又捐田。

都总庙历经磨难,并多次被占用。1941年4月,宁波沦陷后,时任宁波警察局长兼鄞县县长的俞济民退至宁海,任国民党鄞奉游击部队指挥官,在都总庙设立总部,继续抗日。解放后土改时,都总庙的横厢屋被分给村民;大跃进时在都总庙开办宁海卫校,一直到卫校迁至城南,我县许多医生都毕业于此。都总庙还办过识字速成班、凉帽厂、畜牧场、养蚕室等;上世纪70年代在这里办有回浦"五七学校",80年代,又办过临时的回浦中学。

由于都总庙建造用木料和泥墙,历经50多年后,侯王殿两根桁条腐烂断裂,2003年重修侯王殿。在挖掘地基时,看到地下有三层瓦砾,说明都总庙至少有三次劫难。修缮后的侯王殿比原来大了,高了。

现在走进都总庙,已经看不到老旧的房子了。只有一座三合院还是木结构,这是都总庙的无常殿,里面供奉着黑白无常。无常殿的北面,原来建有一个戏台,正对着侯王殿的大门,那是用来娱神的。侯王生于古历二月十四日,每年的二月十二、十三、十四3天,都总庙都要举行庙会。附近村里杀全猪、全羊,福礼供奉,并演戏3天。四乡八邻的村民在这里摆摊买卖,非常热闹。

侯王殿的正厅叫前宫,是侯王的行宫。前宫的大门上端原来有一块"六乡保障"的匾额,由潘天寿先生题写,可惜毁于一场大火。前宫修缮后,由潘天寿的学生潘飞轮续题"六乡保障",他曾任杭州王星记扇厂画师。佛龛里面端坐着侯王爷,后面排列着宁海六乡的乡主,由这些乡主保护着侯王。宁海六乡为:朱开乡、新宁乡、永康乡、连理乡、仙岩乡、宁和乡。

穿过前宫,可以看到后宫。侯王有大娘娘、二娘娘、三娘娘,服侍生活起居。两边有左右丞相、文武判官。这里也有一块由潘天寿题写的"户叶流芳"匾额,非常珍贵,文革时竟由村民拿去当猪栏栅,现存放在宁海文管办。

过去天气大旱时,由道士带人去潭里取水,8个村要抬着侯王爷到潭边过一夜,第三天抬回。各村则做好迎水准备,摆福礼请侯王爷和龙圣。

都总庙大门原先有一副对联"门庆六乡临总庙 户来百姓仰都宫",概括了都总庙的特征。